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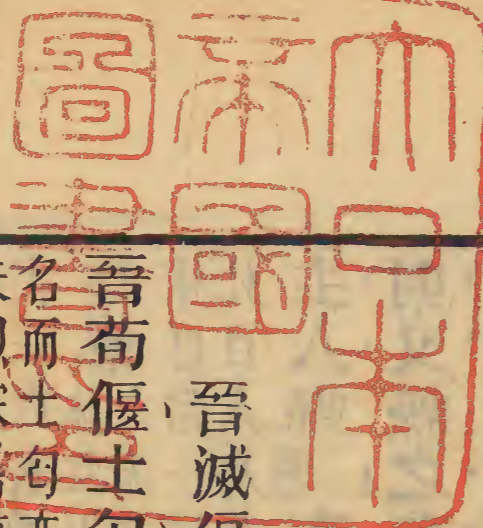
大政官文庫			
		一	漢
		二	書
		五	門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一	漢
		二	書
		五	類
二	一	二	
七	一	二	
五	函	號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2	
冊數	12	(7 12)	
函號	275	3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二



晉滅偃陽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

杜如姓國

而封宋向戌焉

滅國以封人師出無

名而士句亦為此謀范文武之德衰矣林向戌宋大夫以宋嘗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

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然攻人者不可不知

若能以無名之師折二子而示德義于諸侯則善矣管仲相桓公決無此舉動孔子所以賢之也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杜秦堇父孟獻子家

寧都魏禧冰叔評點

南真唐彭家屏樂君參訂

臣步挽重林蓋城門之捍發之以通上下此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師門焉杜見門開縣懸

門發偃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聊側留人紇恨

反抉之以出門者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

扶舉縣門狄虎斯彌人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櫓林蓋以大車輪蒙甲代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杜林自當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杜詩邯

主人縣懸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林登城及女牆隊

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杜主人加其勇故

乃退帶其斷以狗於軍三日杜帶其斷諸侯之師久於

偃陽杜從丙寅至庚寅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

降懼不能歸杜向夏恐請班師知伯罃怒投之以機杜

作出於其間杜出偃曰女成二事杜伐偃陽而後告余

余恐亂命杜既成改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

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深文以激

於我罪杜不任受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杜謂偃句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杜汝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杜言當取女

罪五月庚寅杜月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

午杜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杜言其因會以

滅國非之也

以與向戌向戌辭向戌此辭甚通何不能推曰君若猶

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既如

之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乃子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

桑林杜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二字宋魯於

是觀禮杜宋王者後魯以周公皆以天子禮樂故可觀

意者率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是見也林言魯得以禘樂待賓客舞師林樂師也題杜識以旌夏杜

則宋得以桑林享晉君旌也入於房林更衣之舍杜旌夏

表識其行列旌也晉侯懼而退非常卒見之人心偶

有所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杜晉地疾杜晉侯疾也卜桑林見

于卜兆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杜奔走還荀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有見杜言自

晉侯有間杜疾也以偃陽子杜爵也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

杜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

人禮也無故滅人國而以爲禮乎小國却當此一禮字

內史選族嗣皆是一樣舉動春秋時每多此師歸孟獻

一班假道學而左氏每用如此糊塗贊嘆子以秦董父爲右

子事仲尼以德相高禮按此等收結史記韓

文多祖之魏世儼日亦與前鄉人統事相應

魏禧曰昔士會不知殺蒸悔而歸學禮士匄乃以桑林爲可乎鄆陵之戰士燮不欲勝而加憂而匄乃無故請伐偏陽匄殊愧父祖矣○此篇敘次錯落可喜最可法

魏世儼曰悼公生十四年而得晉國政令皆由已出雖欒書中行偃之專偏未敢肆行一事及偏陽之役荀偃士匄無故滅國以封人宋以天子之樂享公荀營辭乃聽二子而卒受享豈三駕之功志驕意滿其不如後唐莊宗者幾希矣逸豫之戒所以警賢明之

君可不慎哉

子產攻盜于北宮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杜禦牛首師也

黜減損

尉止獲又與之爭

杜獲囚俘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

也

杜言女車猶多過制

遂弗使獻

杜不使獻所獲初此初字可刪

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

侵四

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杜八年

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

於是子駟當國

杜攝君事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

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

杜公

殺子駟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杜知難不告利

得其處也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杜孫公

子駟聞盜不做而出林未做戒尸而追盜杜先臨尸盜

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杜子國子聞

盜為門者杜置守庀羣司杜具眾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

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蟠帥國人

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

尉翩杜尉止子司齊杜司臣子奔宋

魏禧日子產能人子西亦至性人二子得失人擇所

自處耳然成列後出將以得盜也庀羣司閉府庫情不已泰乎

魏世倣曰伍奢之被讒也平王召其子尚員尚歸死員逃而思報世多尚之死孝而不謂員為不義子產之勢在必得盜伍員之義也然其情似為已泰不知子產聞盜之時固已有攻而盡殺之畧矣夫不如是則不足以得盜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杼怒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及其反也則無歸矣且盜殺三卿而劫君子產不成列必不可以得

盜不能少忍須臾以敗報仇之大計子產不爲也子西之卽尸而追盜情同夫伍尙矣亦孝子之至性也然于報仇追盜之大計不已疎乎使非子產之帥甲攻盜而盡殺之則子西之仇不得復其家之不至如崔杼者亦幾希矣聖人于人之喪爲之制哭泣之節哀毀滅性者不得爲孝子義以裁情也子產之爲亦聖人之所不棄與

伊侃曰以典禮繩人則人無怨尉止車過制而黜損之可也獲弗使獻是橫逆之施矣子駟之死其亦宜也尉止居下不遜以身殉匹夫之忿亦無足取彭家屏曰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駟爲國正卿不能以正帥下而抑人之功奪人之田宜其及禍也然怨發子駟殃及二卿其禍烈矣小人之怒之不可犯也如是夫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杜欲以偪鄭地杜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於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杜還繞也杜楚師不退知武子杜荀杜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林公孫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杜言有成去之

荀罃逃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杜欲以偪鄭地杜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於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杜還繞也杜楚師不退知武子杜荀杜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林公孫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杜言有成去之

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杜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亦似是而非之言林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不如從楚亦以退

之杜以宵涉潁與楚人盟杜夜渡畏欒黶欲伐鄭師杜

涉潁杜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

者此語是己又致怨焉何為不如致怨焉而還杜致怨以

資但當益修威德使鄭自服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謝文海曰荀罃每不欲戰只是克不可命四字故拿定主意單用罷之一法不如還也丁未

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杜欲以楚人亦還杜鄭服

魏禧曰知武子之言似是而非也鄭以服我致楚師

吾在晉國猶將合諸侯以救之况現在鄭乎見楚而

逃鄭服而伐之何以為盟主○逃楚固非但不當從

勝負起見耳盍曰吾伐鄭鄭恃我背楚而與我盟今

楚師在境而吾逃之鄭必受其災吾何以取信于天

下我能則戰不能則釋鄭而與楚講可也

魏世儼曰楚伐晉在九年夏子囊方厯述晉君臣之

德以為未可與爭十年冬晉會諸侯伐鄭子囊更起

師畧無所忌豈一二年中晉政有缺而楚遽強於晉

耶且兩國君臣皆未改荀罃亦見楚師即逃其故何

哉

焚載書

北宮之役子孔當國

杜代

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杜自

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

杜

孔欲誅不順者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不獨不誅而已

子孔不可曰為

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亦似有理

然能人當此最不可執意見惜體面以自取烈禍也

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

八字是經

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

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

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

不獨焚之而已杜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眾而後定

魏禧曰處變定亂之道不可豫執然熟玩焚書倉門及范宣子禦樂盈二事作用不同處皆是大有力量人知此思過半矣

魏世倣曰或以子孔爲載書子產曰眾怒難犯而力請焚之子產作邱賦則不恤國人之謗是何故也夫伯有之死子產出奔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是豈子產之不得已哉政教未孚不得不舍經以從權也子孔當盜殺三卿之後而又誅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者禍

且立至矣不焚載書國其危乎若以是爲子產之過則必如商鞅之言令不便者盡誅之遷之而後可魏世儼曰商鞅盡行誅遷之法是威信大行以後子孔新執國政禍亂方除人心未服卽欲爲鞅所爲又烏可哉

彭家屏曰子產焚書之事論者皆以爲盜殺三卿之後國亂方除人心未服不焚載書禍且立至處變定亂之道不得不爾似也然皆不得其要領者也夫令出惟行弗惟反載書是也雖下有間言其可焚乎如

其非也雖天子成命猶將收之何有于國卿之載書乎今觀所爲載書者乃子孔當國使羣工各守厥職以聽執政之命而不得干與朝政以是爲書雖欲不焚不可也夫國家之事當與國家之人共之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厯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有國之大庶事之煩斷無廢羣策羣力騁一人之精神才智可以優優幹當之理如其專之取亂之道也子產知其非是而借大夫諸

司門子之弗順請而焚之爲謀不已遠哉在昔呂文穆爲相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云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文穆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此真宰相之言當軸者不可不知也

瑕禽屈王叔

王叔陳生與伯輿

杜二子

爭政王右

杜助

伯輿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

杜欲

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

何說杜說王叔

也

不入遂處之

杜處叔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

輿訟

杜爭

焉王叔之宰

杜家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杜伯輿屬

夫坐獄於王庭

杜獄訟

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

杜屬

聽之

孫應鰲曰卿士爭政天子已不能官人

王叔之宰

日筆門閨竇之人

杜筆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

之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杜平王從

者有七姓伯與之祖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

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

言得重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閨竇其能來東底杜旨

也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

於寵放失也謂寵人有罪而失刑舊註非官之師旅不勝其富杜師旅之

吾能無箠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林在下而

地則何謂正矣杜正者不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

右之所左亦左之杜宣子知伯與直不使王叔氏與伯

輿合要杜使二人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林理曲無

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杜代王叔

范宣子讓德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杜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

與眾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

杜荀偃

長昔臣習於知伯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

杜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

不以己賢

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

杜代荀罃

士匄佐之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

杜以武位卑故辭不聽更命黶

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

軍

杜武自新軍超

韓起佐之

杜位如故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

之

杜黶亦如故絳自新

新軍無帥

杜將佐皆遷

晉侯難其人

三傳經世少讓

讓德一

卷十二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杜得慎晉

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所謂君子晉國以

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

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

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杜稱己之勞以不讓

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

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

恒必由之杜傳言晉

魏禧曰因宣子讓而及諸大夫以明大臣表率羣僚

風厲如此此百官賢否所以專責相臣也予嘗謂晉

劉實論大臣讓能真千古官人善法而後世無實實

舉行者惜哉○左氏因讓及爭殺暢論利弊咏嘆盡

致感人不淺

魏世儼曰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

讓德二

卷十二

命焉如是三乃受策入拜遂已開曹丕司馬炎偽讓之風又繫所恥為矣

彭家屏曰虞廷之上命禹作司空讓于臯陶稷契命垂其工讓于及折伯與命益作虞讓于朱虎熊羆休哉何風之古也晉悼之賢而大臣皆讓于善跡斯意也不幾幾乎虞廷之一端歟聖人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悼公之復霸也不亦宜乎

子囊謚其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林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杜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窀厚也窀夜也猶長夜春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杜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其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其若之何毀之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

左傳經世鈔

謚其王

卷十二

七

以惡謚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其大夫從之杜傳

魏禧曰楚王知過子囊達義並為可法

魏世儼曰漢昭十四辨上官桀之詐後世謂其明過成王楚其十歲即逆折二卿不綱巫臣恨無賢輔以致功業不彰為可惜也

楚人歸鄭良霄

鄭良霄大宰石奭杜猶在楚杜石奭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杜而歲習其

祥杜則行杜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杜

習謂卜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杜以除其

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杜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歸而廢其使杜使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爾故不如遣

之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恨其君憎疾其大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勝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杜相牽引于久執之乎

令鄭國不和。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魏禧曰：詞令之意亦好，然語少晦，未動人。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

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吳為楚喪而伐之，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

○晉與楚為仇敵，而猶以伐喪退之，可謂有禮識大體矣。○凌稚隆曰：愚按晉之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

攻擊而已，非真有為吳之志也。况茲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復謀伐楚以故？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益設

辭以拒其謀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並行不害，杜：莒

伐將執戎子駒支，杜：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杜：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

被苫。式占反。林爾雅：苫，尸臘反。杜：苫之別名。林言汝祖

曰：白蓋謂之苫。蓋，無羶裘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

左傳經世少襄 戎子一 卷十二 二

蒙荆棘林汝祖無土地可居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杜中分今諸侯之事

我寡君不如昔者益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

爾無與焉杜詰朝明且不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也杜明其大德謂我諸

戎是四嶽杜堯時方之裔胃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

田明晉賜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

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明

報不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杜在

十於是乎有殺之師杜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實指一事晉人角之諸

戎倚之杜角當其頭也與晉路杜蒲北反之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又虛括以從

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

直歸罪于晉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無明戎之不與于

會亦無費杜莫贈反也焉賦青蠅杜詩小雅取其愷而退隱

其宣子辭杜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情杜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子為季武子介以會連帶敘法左氏每有此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杜齊子叔老字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劉敞曰諸侯解體既非戎之過而去年蒐于緜上傳云晉國大和諸侯遂睦此何忽不如昔皆不實也意有人譖戎子者故宣子假辭以數之及其言順則又辭謝之耳青蠅一賦早被戎子料破矣

季札辭國

吳子諸樊杜吳子乘之長子既除喪將立季札杜諸樊少弟季札辭

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杜公子負芻將立

子臧杜事在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

能守節君義嗣也此讓是杜諸樊嫡子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

乃舍之杜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傳遜曰春秋中讓國者三吳季札曹子臧衛子南子南

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足以靖國蓋其性自有不樂于為君非可為也然德非至德而于王季武王之事亦不逮矣

胡安國曰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彼王僚無季歷之賢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

魏禧曰季札非吳子適嗣讓國未爲不當安得以後禍歸狩耶

魏世倣曰季札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夫札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故子臧之讓義也札乃曰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則非矣

魏世倣曰子臧固讓弑嫡之賊尤爲非是若札當三兄鼎峙豈可自賢而儼然踐位故札固讓于諸樊之時是矣餘祭夷昧遞傳及札札復固辭以啟僚光之爭則非然則嗣位而立光爲太子其可乎

彭家屏曰傳國以子傳子以嫡此正道也兄死弟及盛於夏商之世後儒非之以爲是啟亂源非正道也吳謁不傳子而傳弟誤矣餘祭再誤夷昧三誤而季子復受之是以誤終也季子之讓國可謂能賢矣顧論者乃以闔廬之弑僚夫差之喪國追究季子謂其

讓實爲厲階是特以後事之成敗論之耳抑知君子處事惟義是從烏能逆料後事之成敗而爲之遷就哉若逆計後事而遷就處之亦非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矣豈聖賢之所取乎卽以闔廬夫差之事論之闔廬爲吳謁嫡子於分當立而不得立故卒有弑奪之事此卽兄終弟及足以召禍之明驗也假使季子得國安知其禍不移于季子乎若夫差失國事在再傳之後再傳之後安保能賢雖使季子得國亦必不能保其子也謂季子而能保其子則賢于堯舜矣

詎通方之論乎觀聖人題季子之墓而許之爲君子論延陵者當以聖人之言爲折衷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晉伐秦 三

晉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杜在十一年也晉

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杜諸侯

肯渡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

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

衛北宮懿子曰林子蟜公孫薑懿子北宮栝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

焉若社稷何彭土望曰鄭初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服晉故獨自效

而勸之濟濟涇而次杜傳言北宮栝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杜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三傳經世少襄 晉伐秦一 卷十二 三

于械林杜秦地不獲成焉杜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杜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彭士望曰偃一語不讓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宣子讓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宣子讓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下軍從之

林下軍從之歸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荀偃莊子魏絳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其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吾帥○此論亦未是然則中

軍之令不能行從帥所以待夫子也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伊侃曰唐以郭

李元勳難相統一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師卒敗晉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雖六卿分將令出中軍樂驥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言亦阿於驥何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秦禽杜軍帥不和恐乃命大還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于邲以全師為上策○

禧按此亦未是此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邲退樂鍼曰

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戎路杜鍼驥之弟也謂驥敢不恥乎與士鞅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士鞅反樂驥謂

師死焉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雖馳秦師而可以不死也過矣士鞅反樂驥謂

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

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士望曰此舉賴鍼稍有

乃以逐鞅鍼士鞅奔秦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荀偃令唯余馬首是瞻進之良

死不瞑矣杜言進退從己○禧按令是荀偃令唯余馬首是瞻進之良

是黷嫉偃之功遂欲東歸又憤鍼之於是齊崔杼宋華

死并逐鞅皆侈汰不情取亡之兆杜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

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杜亦書于伐秦

林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杜亦攝也杜能自攝整從鄭子矯俱濟涇而次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

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欒再罪而無譴秦伯曰以其汰

乎對曰然欒黷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杜黷之子乎秦

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

其甘棠况其子乎杜召公萌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林言晉

人之思樂書如周人之思召公周人猶愛樂黷死盈之

召公之樹何况晉人而不愛樂書之子

善未能及人論妙武子所施沒矣而黷之怨實彰將於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杜為二十一年晉滅欒氏

張本

衛人出君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杜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杜

服待命於朝日旰杜晏也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

冠而與之言杜既不釋田獵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杜文子邑

孫蒯杜文子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杜公

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

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

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林師曹既歌恐孫蒯不解故遂誦言之

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

而入見蘧伯玉。杜蘧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

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

知愈乎？杜言逐君更立遂行，從近關出。杜懼難作欲速

能匡其失，不可則當奉身而退，不退則當公使子

死，君之難，伯玉從近關出，吾所未取，論詳雜問。公使子

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

子展杜獻奔齊，公如鄆。杜衛使子行杜羣於孫子。杜使

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

人執之。杜公徒因敗散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杜佗與差為公孫丁御公。

子魚杜庾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杜禮射射

兩鞬而還。子魚可以追君而不可以射師，當尹公佗曰：

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杜佗始與公差俱公孫丁授

公轡而射之，貫臂。杜佗子鮮杜公之從公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杜告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

也。無神何告，二語足破千古世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

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杜巾幌手

者言我事定公為夫人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杜時姜在

而暴虐使我如婢妾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杜時姜在

得告杜厚成公使厚成弔於衛曰寡君使瘠杜厚成聞君不
 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
 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杜為人君而不弔恤為臣之難
 既不赦宥其臣之過失臣亦不帥循其臣之職分君臣
 如此增其淫慝發洩而為逐君之事其將如之何哉
 衛人使大叔儀杜衛大夫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
 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
 羣臣又重恤之杜謂愍其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
 孫杜即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為國不

如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杜言
 至此可笑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杜衛殺大夫以
 之辭曰余不說初矣杜言初從君非說余狐裘而羔袖
林以為狐裘至美也以羔為袖則有少惡乃赦之衛人
 立公孫剽杜穆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杜盟會於諸
 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林弔衛侯衛侯與之言虐林
 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
 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彭士望曰言其所子展子鮮聞

之見臧紇。忠臣深心與之言道。杜順臧紇說謂其人曰。

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林前牽為輓。後送為推。欲無

人得乎。杜為二十六師曠。師子野。侍於晉侯。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開口便說。

字又用實字。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先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報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

望也。若困民之主。林困苦其民之君。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

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杜鄉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彭

望曰再將君權責任。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杜支子。大夫有貳宗。杜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阜隸牧圉。皆有親暱。林執技藝日工。通貨賄日商。造成

馬曰。以相輔佐也。士望曰可見友輔無一。善則賞之。過

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君舉則書。瞽為詩。杜盲者為工誦

箴諫。杜樂人誦。大夫規誨。杜規正諫。士傳言。杜士卑不

君過失傳。庶人謗。杜庶人不與政。商旅于市。杜旅陳也

告大夫。左傳經世少襄。出君四。卷十二。三。

以示時杜獻其技藝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無人非諫無地非諫所以有成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士望曰師曠亦甚責衛無諫臣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縱其淫而棄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士望曰說得天心豁露使古今民上人凜凜危慄

穆文熙曰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至愚然猶

賴子展子鮮以返則賢人所係豈小哉何以子家羈

而終不能返昭公乎二君之優劣可知矣

魏世儼曰居喪不和衛獻與魯昭無異而暴使嫡母

蔑視師保寄邾而以邾糧歸則又甚焉然魯昭終卒

乾侯而衛獻復國自是子展子鮮左右之力甯殖將

死而悔甯喜守父命而不違亦適逢其會耳晉文出

亡人謂其從者皆足相國見子鮮者亦然豈子家羈

雖賢無復國之謀猷故世不見推而君不可復與



吳人要擊楚師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杜在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能而示之不能是也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杜吳險要而擊之。擊其情歸是也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魏世儼曰：弗傲，弗設備不虞，不戒恃城恃眾恃力恃援，皆未有不敗者也。

注

楚子囊卒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林司馬公必城

郭。穆文熙曰子囊遺言城郢而伍員竟入郢矣大臣謀

世後事也遂謂城郢為非然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

增其名杜前年謚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十五年楚公子

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薦子馮杜叔敖為大司馬

公子橐託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公子追舒杜莊王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廡



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覬心。八字精簡包蓄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能官人也。彭士望曰卷耳作后妃思得賢臣以佐君子此解恰好
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王及公侯伯子

傅遜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為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死所以疆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彊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向戌尤室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杜報二年豹之聘見孟

獻子尤其室。杜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此語可鑑凡士大夫宦歸資裝厚者其優劣可知矣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

重勞且不敢聞。杜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彭士望曰賢者遇目輒思益人責善肫摯無一毫間

隔千世後誦之猶有餘感○又曰對亦真實然宜引

咎不當委兄

魏世儼曰為卿美室似無大過向戌聘而見尤足徵

古朋友切劘之嚴賢者益宜自刻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師慧激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杜在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賄于宋林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為尉氏以

馬四十乘與師後師慧杜樂師也三月公孫黑杜子為

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

之林以司臣為賢故放之謝文游託諸季武子武子

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杜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

便杜小焉其相杜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鍾惺曰師慧師

人以為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措哉觀慧

舉止言笑益以滑稽寄其憤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

三傳經世少襄

激子罕

卷十二

七

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彭士望曰大道理等
 閒發出堂堂宋國却被一樂工借小便數落痛快無比
 與范雖無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
 王不同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
 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土望曰鄭
 工不替杜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子罕聞之
 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
 士望曰宋固請而歸之杜言子罕十二月鄭人奪堵者
 臣不聾固請而歸之杜言子罕十二月鄭人奪堵者
 狗之妻而歸諸范氏杜望曰斬草除萌此必子產之為
 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魏世儼曰正言之未若激怒之此師慧所以因私而
 發堂堂之論也已開鄒忌諷齊王一派文字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彭士望曰無故重獻
 弗受省多少事子罕頗警於師慧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
 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言名若以
 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土望曰真大臣持已語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真情納此以請死
 杜請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土望曰尤難
 免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在此體恤周
 詳務求得所真宰富而後使復其所杜賣玉得富而後
 相器杜政治也使或人歸於其所
 居處之盡善



鍾惺曰末語尤是有心作用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
一個不要錢便了得

魏世儼曰衣人本欲其煖食人本欲其飽彼猶饑猶
寒吾猶未衣食之也子罕為獻王者周詳謀畫亦不
過全其辭玉之心而已

彭家屏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入而不自得固知
不貪為寶之言真至論也

子罕分謗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杜周十一月
今九月收斂

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杜皇

國父白督而實興我役邑中之黔杜子罕黑色
而居邑中實慰我

心子罕聞之親執扑杜杖也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此

亦要權時宜行之非一定盛日吾儕小人皆有闔廬杜謂

德可法詳雜問杜扶決罰也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

之本也林傳善子罕分謗○凌穉隆日子罕恐以得罪
眾而為君相所忌且惡獨有美名故分其謗

伊侃曰余嘗見長令以清節自喜同官皆惡其相形
清畏人知最是善身善世之道
彭家屏曰春秋凡國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王制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况可役不以時乎平公築臺妨
于農收此國無大臣之效也然子罕聞築者譽已而
扶之以分謗其為慮深矣視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
如哉

晏桓子卒

齊晏桓子卒

杜嬰之父也

晏嬰麤縗

杜不

苴

杜麻之有子者取其麤

經帶杖

杜竹杖

菅屨

杜草屨

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

杜義以為質禮以

行之杜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

也杜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曰唯卿為

大夫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唯卿為

辭畧答家老○禘按即答以是禮也亦可

春秋左傳卷十七 平陰之戰

平陰之戰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杜獻子所

弑者○書偃同弑而獨偃受其殃何耶豈書公而偃私耶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杜夢并見之他日見

諸道與之言同杜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林主大夫之稱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

決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穀杜雙玉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杜環齊靈公名棄

好背盟陵虐神主杜民也會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杜彪晉平

左傳卷十七 平陰之戰 卷十二

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其官臣偃杜守官之臣實先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杜偃信巫

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林沈玉於河以質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杜溴梁在十六年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

門於門外作塹橫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防門

不足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夫齊大日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

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

其鄉人此獻子詭言以惑齊人未必既許之矣若入君

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正中公恐晏嬰聞之曰

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杜不能齊侯登巫山以

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

陳之杜斥侯也疏建旌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杜僞

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杜輿衆也衆曳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杜不張歸穆文熙曰兵法

示有餘也然亦因其可疑而疑之耳使敵人丙寅晦齊

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杜烏烏

故邢伯杜晉大夫邢侯告中行伯杜獻子曰有班馬之聲林班別也夜遁

馬不相見故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作離別聲

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

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林齊之勇士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杜奄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軍不和必敗用師之際何擇于刑人若夙

故以為辱沙衛殿則綽最未必獲而晉豈能如入無人之境乎

刑臣以禮於士遂以杙扶其傷而死此衛殿齊師而綽

最以為國辱亦足見奄人不可與政專事如此夫以刑

臣禮士且不可况以凌櫟士大夫乎足令後世媚奄公

卿讀之愧死倉卒師遁追兵奄至居殿且不可况陳兵

鞠旅軍威嚴赫而可以為監軍總督衛殺馬於隘以塞

乎足令後世寵奄人主讀之汗下

道杜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彭士晉州綽及

望曰奄性陰狠尤善報怨每悞國家大事

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豆杜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林生

軍俘不止將取其衷杜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

如曰杜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杜反其右杜州

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林皆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

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

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詩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先合兵以攻齊師既遁乃分兵四掠又於此敘出上

中下軍之將十二月戊戌及秦周杜魯大夫伐雍門杜齊之城門之

秋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杜殺犬示

間 孟莊子斬其楸杜勅倫反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

郭南郭劉難乃多士弱杜二子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林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壬寅

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

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林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

示不 齊侯駕將走郵棠杜言欲畧行其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速而疾畧也杜言欲畧行其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大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犬子抽劍

斷鞅應猝之才莊公抽劍斷鞅數語皆是大有乃止

林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乘馬之鞅齊侯乃止

及沂張洽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喜以

天下之兵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

幾亡其國 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杜伐魯在遂次于泗上疆

我田杜正邾魯之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杜六卿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杜如鞏戰還之賄荀偃

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荀偃中軍元帥故特

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

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荀偃瘳疽生

瘍於頭杜瘳疽惡瘡林疽屬在頭曰瘍 濟河及著雍病

目出林因病痛而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

後曰鄭甥可杜士句中軍佐故問後二月甲寅卒而視

不可含杜目開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

視杜大夫稱主林言不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

也乎杜懷子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也杜續事於齊

者有如何乃瞑受舍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杜自

私待

魏禧曰兵家陰謀唯恐人知又多外示弱以誘敵此

獨洩其謀張其兵以示之何哉蓋晉不欲戰知靈公

輕而無勇故為此以懼其逃耳詳平陰論

伊侃曰苻堅淝水曹操赤壁漢昭烈白帝城皆以數

十萬人而敗何者不分兵以為聲援不出奇以攻其

無備也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二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三

寧都魏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孔召楚師鄭殺子孔

鄭子孔林即公欲去諸大夫杜欲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林知晉使告子庚杜楚令尹子庚弗許楚子聞之

使揚豚尹宜林揚豚邑大夫名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

而不出師死不從禮杜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穀即位

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

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彭士望曰忠臣苦心見于一歎曰君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

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

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迫于君命為此等處法最得鼂

居守而使天子將宜其死也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

張杜公孫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杜子展

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杜完城郭內保守○按危亂之時與小人同執國柄者不可不

此知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

逐涉杜將涉穎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次于旃

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杜胥靡

于雍梁皆鄭邑右回梅山林楚師右回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杜再宿也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

杜魚齒山之甚雨及之杜及于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

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杜歌者吹律以咏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多死聲

楚必無功董叔杜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杜歲在豕韋月

北在西南師不時杜謂觸必無功叔向曰在其言也德也

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乃討西宮之難

杜十年尉止等作難杜前年子孔召子孔與純門之師楚師至純門子孔

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杜以自甲辰子展

子西率國人伐之子孔失眾久矣攻強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杜亦以國專也子然杜子子孔宋

子之子也士子孔杜子圭杜宋子圭媯杜皆穆公姜之子也圭媯

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林二母相親

子然子孔亦杜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

徒孔林即實相子革子良之室杜司徒孔與二父相親

之托身托家不可不慎如此蓋托有德則進退可以無禧按人

慮若徒以勢力是庇則福我者安知非禍我者至於附

勢力而自驕杜言三室如一杜二子故及於難杜二子子革子

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林子革即鄭鄭人使子展當國

杜簡公猶幼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故大夫當國

魏世倣曰伊侃問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何不即殺

之疆敵壓境奸臣生心鄭不幾危矣哉曰外寇既至

內難復興且三室如一其黨亦多不惟無以禦楚恐

必不能誅子孔其危亡不愈速乎觀完守入保而子

孔即不敢會楚師益見當日情事而知子展謀國必

萬全而後動也段秀實不為羣小擾亂靜以鎮之四



更而曙然後誅反者故知亂人輕誅不可不完守又受其害矣

魏世儼曰子孔知國難不以告利得執政之柄繼復召楚師欲求專鄭其貪殘猾賊烏可與親知果不義知伯則別族而為輔氏况三室如一乎觀子革子良於國討時猶以己甲助子孔守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季武子作林鐘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林鑄鐘聲應林

鐘之律因以為名○禧按鞏之役季文子作武宮平陰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劫者是以君子貴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合德杜天

身教也德不諸侯言時計功杜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杜銘其

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林三等之中此為最下借晉之力非

已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

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林昭己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之。小國幸於大國。杜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崔杼立莊公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穉聲姬生光。以為大

子。杜兄子曰姪顏穉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諸子仲子戎子。杜諸子諸妾姓

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

杜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有理有識仲子賢閒諸

侯難。杜閒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而已。遂東大子光。杜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穆文

熙曰靈公廢大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強諫而為之傳崔杼殺之雖過而厚實自有以取之矣風沙衛

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林
林杼使微服迎故太子光靈公疾病而尸諸朝非禮也。婦
杜立光以為君。光怨戎子廢已故殺之。杜謂犯死刑者猶不
杜人無刑。刑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杜謂犯死刑者猶不
杜于光聞父之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為惡已甚。何暇譏尸
杜諸朝之為非禮乎。因疑環之死未必非光為之。他日踰
杜牆之禍乃其所也。杜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也。杜光即位執
杜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杜太子位衛奔高唐
杜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杜齊地。而兼其室。林
杜厚為牙太傅。故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不得為賢矣。從君於昏也。
杜杜傳解經不言崔。齊慶封圍高唐弗克。杜夙沙衛以冬
杜杼殺而為國討文。

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杜衛下與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杜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杜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傅食高唐人當知此。殖綽工儻

會。林齊大夫夜縋納師。林因其會食夜醢衛于軍。彭士望日

杜手綽。

伊侃曰殖綽恥夙沙衛殿師是大有志氣人夜縋納

師是大有作用人然而衿甲面縛坐晉鼓下終以醢

衛李陵其私淑此意乎

魏世儼曰因寵愛易太子者鮮不起弑逆之禍光雖

未顯弑而父病即殺其愛姬且尸之於朝其罪豈滅商臣哉

臧武仲不詰盜

邾庶其杜邾大夫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計

公年不得有未嫁皆杜治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

謂臧武仲曰子盍詰也杜治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

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

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杜國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

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杜使食漆

間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三傳經世少襄不詰盜一卷十三

邑。其次阜牧輿馬。杜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其人林謂阜輿隸僚僕臺圉牧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林賞其其小盜或者其難去焉紘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洒濯二字精微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忠

名彰以懲不義

孫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豈可同室而處。並事其夫。武仲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滅禮。不足以為國矣。

石星曰。臧紘洒濯其心。一以待人。數語有合聖賢身教之旨。然不免結於季孫為之廢嫡立庶。此亦何異於盜乎。

魏禧曰。武仲多智詐。亦大盜之魁。所謂不以人廢言者如此。

楚遠子馮辭合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魏世倣曰作要官而能訪于人

便不於申叔豫杜叔時。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杜政。國

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杜微。國

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

未動，乃使子南杜公子為令尹。

魏禧曰：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堅忍深苦如

此，後世逢萌，諸人得此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

而不為子產，知難而為之，須看各人本領處。



魏禮曰按子南為令尹見殺叔豫之言驗矣然子南不寵姦黷貨則固可自全也此子馮所以始辭而終就與

晉欒盈入于絳

欒桓子杜欒

取於范宣子。生懷子杜欒

范鞅宣子以其

亡也。怨欒氏杜襄十四年鞅與鍼馳秦師

故與欒盈為

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杜桓子妻范宣子與

其老州賓通杜欒氏

幾亡室矣杜言

懷子患之，祁懼其

討也杜林懼其治

宣子曰杜婦人未有欲殺其子者殺

姜之類杜是也

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杜欒主謂

夫稱杜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

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譖人者其事

能人范鞅為之徵。以至親仇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

畏其多士也。信之。宣子所以信之在多士。懷子得以入

正在多士也。亂世不可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

之。司馬懿誅曹爽同此唯以城著。秋。欒盈出奔楚。宣子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罷。杜十子皆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二十三年

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析歸父媵之以籓。杜車之有

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杜盈欒盈夜見胥午。杜守曲

自三代以來未有春死士之惡者其風自盈始以為開自四公子者非也

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

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許諾。魏禮曰午知不集而竟許伏之而

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何如二字

之辭以探眾志妙妙若說得死煞眾人不從便無轉手

處凡舉大事有卒然挾以不得不從之勢者陳乞以囊

盛公子陽生是也。有婉探眾志既順而後為之者胥午

之伏欒盈是也。如陳勝之起大澤項籍之起會稽局面

俱是不同。彭厚德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

親切動人。任安世曰盈已為下卿為曲沃主矣。而日

嘗在此以探眾志更得真情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

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本傳世金

徧拜之拜之妙至此遲出不得矣出之驟則恐眾志未

而懼禍不驟不遲此非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

子以書入絳禮曰盈何不舒夜入更足使人驚亂無

急逆魏舒皆事機之不夜突至迅走公宮宣子特召王鮒

能以少為多以弱為彊不可測識也故尹繼倫躡契丹

楊粹守濮石勒襲幽太宗擊虜潛夜冒雨虛張隱約皆

足取勝觀舒之成列既乘則舒與盈先有關會是盈必

可夜入者也凡欲夜襲者必先審計初樂盈佐魏莊

道里如期乃至若中頓須時則事敗矣故因之趙氏以

子杜魏絳獻於下軍獻子私焉杜私相故因之趙氏以

原杜趙屏杜趙之難怨樂氏杜成八年莊姬韓趙方陸

讓杜韓起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杜荀偃命日余馬首

欲而固與范氏和親杜范宣子佐中知悼子杜荀少而

聽於中行氏杜知氏中行氏程鄭嬖於公杜鄭亦荀氏

嬖自與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林七輿樂王鮒晉大

執政善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官名樂王鮒晉大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杜樂曰

奉君以走固宮林宮有臺觀守備者得先着若固守

先據君蓋名正勢必無害也變至而懼則心志張皇手

便公私皆利也必無害也足無措桓子先示無害以

氏轉危為安之本功在死戰上且樂氏多怨子為政

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林財

之柄權賞罰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死生呼吸安得有懈然人之處

必害無可救而懈者皆足以敗事看范氏此公有姻喪

時精神無一着不到處是真能用謀者矣杜夫人

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杜晉自殺戰還嘗墨綰

胃其首也一云綰胃經三者皆二婦人輦以如公氏有

墨○急遽中細密周到如此奉公以如固宮范

內應距之故使二婦人推輦乃可直走○固○宮○

入公宮耳杜云為婦人服而入未是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則字既字將字矣

心中時勢急迫情景如畫下趨進超乘撫劍持帶越倣

得有精神有風采然惟成列既乘故鞅得以迫脅疾驅

而舒不能少待以定其謀若未列未乘鞅徒以義激之

則舒之從否未可知也凡此等機會皆有天數但非能

人則不能用古人因敗為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功轉難為易處最須着力

逆魏氏也

一面使鞅

宣子入宮

便字並貫

下范鞅蓋

逆魏氏也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提出一

出二三子舒將

到說一提

大夫所與而從孤立之欒氏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

乎急遽中字字有干鈞之力帶杜驂乘必持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帶杜驂乘必持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林獻子之鞅曰之公魏氏執鞅矣然不劫舒則事不可

僕請所往鞅曰之公范鞅逆魏舒是極險着他人必恐

知也處變未有不出險能成功者欒魏未合鞅出不

意劫之魏氏固不能出其謀若稍遲疑便不可行宣

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逆之執之賂之一着少

宣子憾之必甚鞅雖劫至公所非舒本心且舒已無能

為矣小丈夫當此必有憤忤之色見于眉宇試看其下

逆執手賂曲沃只是喜其來附無一毫嫌疑若未嘗有

綱言着看
皆用皆效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

豹而閉之杜閉着門外妙督戎從之從之謂來踰隱

牆杜短而待之林豹過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彭

踰入力少緩矣自後擊之更出不意又云盈全范氏之

徒在臺後杜公樂氏乘杜登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

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杜短兵接敵欲致死彭樂氏

退攝車從之杜鞅攝宣遇樂樂杜盈日樂免之鞅言樂

非註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杜屬矢則乘槐本

而覆杜樂樂車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杜盈樂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是冬克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

書譜三郤毒發也不止弒厲公無討而已

魏禧曰范氏父子倉卒遇變須看其着着出奇步步

拿穩處真濟變能手○樂盈好施之力如此可謂能

得士矣然卒無救於死亡可知得士不貴多也樂氏

結怨于大族則無陸賈之調和既亡命於齊則無魯

朱家之見滕公者安得謂之能得士乎君子立危亂

之國當修德以自強不當植黨以自強植黨則必恃

黨而犯難犯難難斯至矣詳樂盈論○此等是左氏最爛熳文字將當日作用盡情發露有目共知如石碯篇一味簡淡藏鋒斂鐔較難為讀者卻已明明寫在解出不費一毫牽強如子產為政篇妙處在牛露半藏之間作記事文須知有此三種筆法○此文敘事一段緊一段緩如安瀾激湍間錯成文峭嶺平岡斷續成勢最為可玩亦知文字作者有歇力之法使讀者有停瞬之處耳

魏禮曰范宣子使非樂王對之對

殆矣宣子信

淫女之譖而以鞅為徵其誣易明乃遂逐盈而殺其黨可謂闇且忍者夫盈非有犯上害公之罪而材與黨皆足為國用勾執國政不務解怨釋疑養才以為國但徇私行忌昧昧然逐殺無罪之人又再會以錮之極於其所往以致入絳之亂皆勾之罪也雖能定亂功不償過矣而又假羽毛以攜諸侯此晉之所以中衰也

彭家屏日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果如君子之交雖多士歸之無

害也欒盈之得士必其指天日誓死生肺腑相託行
踪詭秘其甘甚矣為人臣而要結死黨將何為哉宜
其及禍歟若夫招權納賄黨同伐異俗態百出無所
不至則又市井斗筲之流耳更鄙夫之不若者矣

叔向不謝祁奚

秋欒盈出奔楚魏世傲日始終不白其母之淫譖志亦

耶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

羊舌虎杜叔向之弟叔羆杜十子皆晉大夫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

人謂叔向曰子離林麗也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

死亡若何杜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杜樂王鮒桓子

晉大夫○禧按不應不拜叔向可謂知人矣然小人不能為福而能為禍使鮒啣之以甚其獄不幾危乎非履亂世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杜祁奚○君子之道

之如祁奚庶幾矣。○彭士望曰：臨難室老。杜叔向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杜謂不

拜。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林

樂王鮒不能匡正其君，以順從為悅者也，何能必行其

言？祁大夫之舉賢也，其舉於外不棄解狐之讐，其舉於

內不失祁午之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小人其有焉。杜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林蓋樂

常態。小人輕易許人，臨時背之，且加擠焉。如樂王鮒者，

甚多。叔向不應，不拜，可謂大知。祁奚免叔向而不見老

臣謀國之慮遠矣。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世

日祁奚已老而乘駟，以免叔向。忘如此，叔向能信于告老之大夫，尤見知人。○君子為

國惜才，不求人知，皆祁奚之類。叔向知人，所以終免於禍。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千古名言。彭士望也。猶將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士望曰：四字

不亦惑乎？三疊互文。却三變。鮪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

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有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士望

其以虎也。四棄社稷，警。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

字說得要緊。棄社稷，警。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

左傳經世少襄不謝二卷十三

七

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杜共載入見公。○土望盈以多士而滅亡。乃不見叔向而歸。杜言為國非私叔知士貴擇不貴多也。○陳氏曰國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名跡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相忘也。叔向亦不告免焉。不告免益見而朝。杜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土望曰不字極落落却正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古人精神對針處。

使杜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杜言非常之地。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傲。杜多生非常之物。陳氏曰母美而生子必惡恐壞族也。未必然叔虎見殺亦偶然耳。國多大寵不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藥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杜皆晉大夫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杜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杜言子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宰相語用人之道如此而已。然亦有招之不來如國語所載樂氏之臣辛俞又當別論。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杜言州也。州論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州綽奔亡語猶不遜如此。盈士望曰人君好勇未有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不氣矜者亂之本也。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莊公為勇爵。杜設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鬪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杜設

以命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
勇士於門中識其枚數杜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
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林言臣但為僕人然二子
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嘗射而得之

魏世儼曰人有德與公子願公子無忘故祁奚不見
叔向可也叔向不謝祁奚似未可然二賢相知之深
正在於此陸抗服羊叔子之藥而不疑後世亦嘗有
之周顛見殺於王敦不過效叔向之行以對王導導
曰伯仁由我而死可不戒哉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杜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
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杜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
行何以聖為魏世儼曰御叔言極放誕可笑亦以見名過其實之難居也穆叔聞之
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杜古者家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凌穉隆曰按大夫受采地以三分之一歸於公今日倍賦是以二人公也○於好戲慢人下一蠹字妙若晉人則且以為此等風度可賞矣
魏世儼曰淫佚每根於富足倍其賦所以拔其本根
也且無財以給其用勝於鞭扑之教多多矣處淫佚

子弟是第一妙法

彭家屏曰行者有借庇之思居者有閉門之拒行者方在雨中居者已入酒國莫非王事而膜視若此其蹇傲無禮甚矣然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不已于行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人事之不齊從來如此可慨也夫

子產對晉徵朝

夏晉人徵朝于鄭杜召鄭杜鄭人使少正杜鄭公孫僑杜

子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杜魯襄公八年我寡君於是即位

即位八月杜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

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杜謙言執事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

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杜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

九年杜在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杜欲從執事而懼為

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杜實朝言觀釁飾辭

也言欲往視杜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杜在十一年謂我做邑

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杜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楚

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寶杜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杜宗廟禮樂之器鐘

屬杜以受齊盟杜同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朝

正于杜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漠梁杜在十年之明

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杜直又

酒之新熟重者為耐嘗新飲酒為嘗杜與執燔焉杜燔肉以

助杜林蓋鄭伯見于晉君嘗耐之時杜四月又朝以聽事

祭杜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杜謂二十一年澶淵盟杜無歲不聘無

期杜先澶淵二月不朝之間杜林其間不朝杜無歲不聘無

往朝以聽會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杜但有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

而剪為仇讎杜剪削也謂見剝削杜敝邑是懼其敢忘君

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杜傳言子產有辭杜所以免大國之討

魏禧曰此子產辭令最初一篇不亢不卑自然不辱

矣

黑肱歸邑

鄭公孫黑肱

杜子張

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杜子

石黑肱子

而使黜官薄祭

林使段滅繼其官無多受職官薄其祭無多用牲○彭士望曰真能

愛子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杜四年時祀以一羊豕

足以共祀

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

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不虞字妙

富人之禍其來無方不必有故以致之故曰鄭子張其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惟貧則可以備不虞矣

有焉

魏禧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至哉言乎伯張真千古之知士能人善保其家長享其財者也歷觀春秋諸賢所見何其同哉楚子文爲令尹王出其祿必逃人問曰人皆求富子獨逃之何也曰我非逃富乃逃死也齊滅慶氏與晏子邶殿之師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至于衛免餘辭邑受半齊子雅辭多受少

子尾受而稍致於公皆此意也而子張子文晏子之言尤爲明切哀傷不啻痛哭流涕大聲疾呼以警天下後世貪昧庸鄙醉夢不醒之夫而卒不悟以至愛齒焚身破家而滅世者古今接踵也哀哉門人問曰賜於君者吾得而辭矣敢問席祖父之業生而富焉者則將舉以與人或棄而逃之矣乎曰吾非苟焉而棄之也亂世聚財難散財亦不易必欲貧而後亡則散之有道矣吾之三族其貧者多矣吾之鄰里其貧者又多矣吾之鄉邑其水旱災疫無時不有矣是故

置義田建義倉立義學食饑衣寒藥病葬死嫁娶恤孤子女由親以逮其疎而厚禮厚糈以結其仁人君子時其緩急達其志成其美而推養四方之賢士如是則小民懷之賢人君子左右之財日加薄德日加厚不奢不僭則上不思少所可欲則上不貪夫是以身安而名立雖有變亂而人不忍害亦不敢害也曰吾將博施而上之人以爲是富之亟也福未至而禍先發奈何曰吾非遽然而施之也今取吾財而十之以其十之或一或二或三養身貽子孫焉以其十之

二交游餽遺要人苟免焉其餘則漸而舉之以濟人久之產薄財贏而人無不知則交游之資亦遞損而無後患且夫人心懷之天道祐之家無足欲而懼焚身之禍者自古及今未嘗有是也曰施德於民則可矣養四方之士殆於不可慕財則貪躁之士進網密則好法之人多近世以好士而觸大禍者比比矣曰葉公見龍而走匿非好真龍者也士有真僞在善識之而已故欒盈以多士亡而中山君以二士免死今夫輕躁淺狹好名走利動不循理者雖豪俠義聲必

其負氣僨事不能有爲者也忠信沉斷見遠知微慮而後動驗而後言者雖奇偉不羈必其保家全身能大有爲者也古之先禍而弭禍至而脫身安於當時名垂於後世未有不出於得士者也

魏禮曰子有枝言一則云處亂世能喫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叔子評云隨時皆然却說於亂世更覺受用

魏世儼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處亂世與遺中材子弟益信德操之言爲無弊黑肱歸邑於將死之日亦先得此意

彭家屏曰公叔文子遺富以禍其子公孫黑肱歸邑以戒不虞人之度量其相去一何遠哉然黑肱歸邑伯石乃受子產之賂邑父子之間其志趣之不同又有如此者周書有之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此通患也夫

遠子馮為令尹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

杜公子追舒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

乘彭士望曰權貴之禍每生于依附之徒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

棄疾為王御士杜御王車者

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

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

討焉爾其居乎杜問能止事我否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臣亦不為

不知棄疾亦曾痛哭流涕以權勢之不可專觀起之已事極諫子南乎李

懷光之子瓘謂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然臣力竭矣是極諫而不從唯有死也然猶有責瓘不以死諫者然則棄疾死諫焉其可乎○士望曰豈子南固不可諫諫則激叛而讐主耶王遂殺子南於朝

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杜欲

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林言君之殺臣臣之事君

少忍之○魏禮曰介君皆有禮制惟二三家臣其

之寵以早請父尸亦可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

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杜傳譏康王與人子謀

按在棄疾止有一縊死耳楚王告之胡為也且使棄疾

為雍姬更奈何詳雜問○凌穉隆曰棄疾之為臣子過

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

而逃孝也亦不害為忠父果有罪而君已殺之則敬共

其職以蓋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為孝今也

不然始則視父若塗人雖死而莫為救也終則指君為

仇人寧死而莫為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為忠而實成其

不孝見謂不事父仇為孝而實見其不忠其于君與父

之間無一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齧五綺為司馬屈

而可者也建子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子以

馮前後觀之天資絕人及一為令尹便多寵人親見子

南之事而昏不知戒利祿之迷人如此書曰位不期驕

祿不期侈真至言也○士望曰更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甚于子南徒負卧冰一片辛苦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

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妙只懼自己白

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魏世傑曰：立辭

八人不着一委曲語，平日情面一毫不顧，是大有力量。

人。又曰：知我者如夫子，則可知。知八人平日亦自附

為子馮，知己也。凡小人取寵先意，乘風百端，諛悅彼施

者受者，皆以為知我。豈不可笑？富貴人於此最要自知

分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士望曰：危甚，朋友關係性命

曉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一人已足不似樂盈，憤憤。

魏禧曰：申叔豫謂君弱多寵，而子馮即托疾以辭。令

尹可謂賢矣。後有寵人，豫不更諫，三就而走避之絕

之已甚何也？蓋人有陷溺之失，昏不自知，極重難反

者，非尋常語言所能動。故豫以平日友善之人三就

而三避之，令子馮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又如身墮

大海茫無津涯，必有不能頃刻安者。故其後一聞豫

言，遂至于自御不能當道而立辭。八人也，辟之冬極

闕塞春，乃能極發生。子馮曰：子三困我，可謂善言情

者矣。蓋豫逆知子馮之不應，而必從歸，而必來見，何

者？子馮以一言辭令尹，天資過人，而子南既誅心服

豫者，必甚。故豫極為逆折而不憂其自棄，此進言之

奇法。又在于異語法語之外也。○范雎初見秦王意

亦類此。

熊頤曰：初叔豫戒子馮辭令尹曰：國多寵而王弱不



左傳卷十三 襄
可爲也意所謂寵皆豪家才臣而子南其尤者及王
殺子南則寵者伏誅而王不弱國可爲矣故再命而
子馮不辭叔豫亦不責其不當就不然子馮顧堅辭
於無事之時而就命於殺令尹之日哉

魏世倣曰棄疾之處君父之際可謂仁至義盡矣或
曰竊負而逃舜可爲之棄疾告子南而並逃之何爲
不可曰舜天子也可棄天子而全父使臯陶之父殺
人則非逃之之義且棄疾而告子南必將撓亂楚國
而終爲大戮故棄疾之處此爲仁至義盡也楚康告
人子以殺人父君不密則失臣其以國事爲戲哉
魏世儼曰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楚康是也楚康不
告棄疾則殛鯀與禹固無不可卽逃之他國亦無不
可旣與聞殺父之謀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婦人之
仁所以悞事悞人也

子展立大叔

鄭游販普板反杜公孫薑子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

於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杜即游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

子杜販而立大叔杜販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

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杜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

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於此知凡為人子孫者若祖父修怨於人本乖情理

惟有人引分自痛不得更行報復及強飾其過而誇善於

彰是求榮而反辱孟子所謂非自殺而僅一間者之惡益

無昭惡若止為游氏蓋愆并恐亡妻人彼此相攻以成

憂深慮遠謀國之善者也

魏禧曰子明有罪并廢其子則罰太重亡妻者不加罪可也求復其所則恩已過然子展之爲此者蓋有故焉亡妻之人力能殺子明而奪妻非常人也懼罪而逃則西走晉南走楚必爲鄭患夫伯州犁在楚足以害晉苗賁皇在晉足以害楚况鄭之小國介於晉楚而又當簡公幼弱國家多事之日顧乃驅雄俊之士資敵以謀吾國哉此所以必求復其所也然立良則親爲父子勢不能以不報而亂作於內矣立太叔則兄弟之誼可以義裁其情若徒謂良之不賢旣無

成事可據且伯有殺而立伯石鄭之已事可見也涂斯皇曰此亦佳論可以告世之驅才於敵者若推子展之情恐未必爾蓋亡妻人果屬大有才力則子展且當破格用之以舒晉楚之患豈僅僅復所而已耶曰世固有迫之則力能作亂用之未必能致治者觀申公巫臣中行說之類可見詳子展論○孔之達曰亡妻之人旣復子展何不殺之而費許多委曲乎曰此人雖專殺命卿亦情有所迫若殺之則强家大族恃小民之不敢怨而益肆凌虐民亦知報怨之必死

而吞聲矣且誑人而殺之何以示後豈可以爲國哉
故殺之不可迫之逃亡不可歸國而二仇相攻又不
可是以費如許委曲也不然以子展之賢且能而顧
毀國法摧貴族若出於無可如何之計哉○世傑曰
廢良恐其報仇固矣然使良才足以報仇則足以作
亂廢之獨不虞其走晉走楚乎是不可廢也若良才
不足以作亂則亦不足以報怨是又不必廢矣曰報
怨易作亂難立爲卿而報匹夫之怨易出亡而造鄰
國之難難良或足以報怨而不足以作亂也曰使良

足以作亂如之何曰是不可廢已則必爲之平怨而
後可蓋鄭於強家每以救亂爲急如子皙之於子南
皆屈法相全况良無罪法不當廢者乎

魏禮曰鄭國多事救時須人良不才而大叔才則因
而廢之以立大叔國旣得人而又不絕游氏之世亦
謀國之權也子展之意或出於此

彭家屏曰禮義名分所以立國子明國卿塗遇逆妻
者而奪之滅禮犯義此獸行也子展不能告之鄭君
以正其罪過矣然禮齒路馬有誅爲其近君也子明

有罪君之貳也亡妻者告之於朝可矣乃檀攻子明而殺之是賊民也殺卿者不誅而使復其所是賞奸也名分將安在乎之二者皆失刑矣上無禮下無義賊民與鄭之不鄰於亡也幾希耳

臧武仲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杜公長而愛悼子杜紇欲立之訪於申豐杜季氏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人雖私愛必假名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此與賈詡不對曹操各有所處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杜乃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何季氏飲夫酒臧紇為客杜賓既獻杜已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林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酒樽既新復澡絜之重直恭反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杜獻酬禮畢而召公鉏使與之齒杜使從庶子之禮列

在下悼子季孫失色父猶失色而武仲乃悍然季氏以公

鉏為馬正杜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杜閔馬氏非子馬

矣人有子弟何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可不與賢者居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

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凌氏謂子

緣此謀富則非是不知因勢利道之義者也聖人專說

禍福只是為中人以下起見耳凡儒者此等語皆吾所

不取○禧按子馬之言非教之謀富也以此解譬公鉏

耳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亦皆勸勉中人之說玩其文意

自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人能季孫喜使飲已酒

而以具往盡舍旃燕之具往公鉏家盡棄其具以與公

鉏故公鉏氏富彭士望曰閔子馬正言也公鉏又出

公左宰杜出季氏家孟係惡臧孫季孫愛之土望云紇

只博得一愛字究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杜孟莊子之

竟博得一怒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庶子孺子秩

伯也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杜為孟再三云羯從之

孟臧子疾豐點謂公鉏紇欺公鉏為常才故順季氏立

氏眼光勝苟立羯請讎臧氏擡着痒處公公鉏謂季孫

曰孺子秩固其所也林秩為其長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公鉏身遭廢長之禍乃欲仇臧氏而為人

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

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左傳經世金 襄 武仲奔二 卷十三 看

奉武仲故智立于戶側季孫至人哭而出曰秩焉在孟孫

此時秩不在側將何往乎此呂端所以書笏趣太子也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

孺子長旁觀者明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刺着痛處季

且夫子之命也莊子之命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

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痰也名言乃逐臧

我之言大驗矣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痰不如惡石夫

石猶生我痰之美其毒滋多魏世傲日紇至此始知公

禍將及已哀而多涕乃為此言以弭怨亦何及矣愚

按此乃臧武仲廢鉏立紇作不順於先及見公鉏廢秩

立羯則知禍將及已哭甚哀多涕蓋有所感而傷之也

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士望曰此皆鉏點有許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杜辟穿藏也於臧

臧孫使正夫杜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杜畏

故從甲士視作者禘按臧孫藉從可也自視則多事

矣自視而畏故從甲此季孫所以信也然則臧孫聞之

藉除而自歸于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杜見

季氏其可乎甲故○凌穉隆日季孫時已悔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

前廢立追怨紇故怒以甲逐之以出奔邾周智人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鑄

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杜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杜還鼻臧武仲自

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杜龜名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

可。杜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

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杜賈使為已請遂自為也。杜為自為請。用智

人風化。亂人之家，徒以亡身。而自亂其家耳，何益哉？臧孫如防。杜臧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杜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用知人回頭語。凡人使機巧

太過，必終於愚。知不足三字。非敢私請，苟先守祀，無廢

二勲。杜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林敢不辟防邑而去。杜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杜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

以為臧孫曰：無辭。杜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

召外史掌惡臣。杜謂奔亡者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

門氏也。林在宣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林在成十六年曰：毋或如叔

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杜謂譖公與季孟于晉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

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

基杜猶與也

其孟椒乎

杜子服惠伯孟獻子之孫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於為亂納龜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於要君蓋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其自取知士然乎哉

魏禧曰庶嫡之爭動致禍亂此其常理獨閔子馬臧武仲俱是局外人子馬特見公鉏武仲發季氏飲酒一以安人之家一以亂人之家賢不肖相去如此賢者一片熱心惟恐人家多事故將閒身入局中小人

亦一片熱心惟恐人家無事亦將閒身入局中然武仲以此身亡名惡而子馬身安於當時名重於後世又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費作小人矣



華周不受賂

齊侯還自晉。不入。杜不遂襲莒門于且于。杜莒傷股而

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杜旋杜俱齊大夫。載甲夜入

且于之隧。杜狹路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近

莒之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杜欲以盟要二子。使其無致死戰。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杜華周昏而受命。曰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杜即杞殖。莒人行成。杜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

杜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杜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做。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

外事齊侯弔諸其室。杜傳善婦人有禮

魏世儼曰：梁寧戰死，妻寧違君夫婦，死生皆能以義自持，齊未為無人也。

臧武仲辭齊田

齊侯將為臧紇田。杜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對曰：多則多矣。杜戰功日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

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杜臧

孫知齊侯必敗不欲受其田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之知，杜謂能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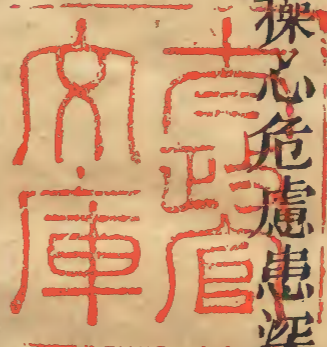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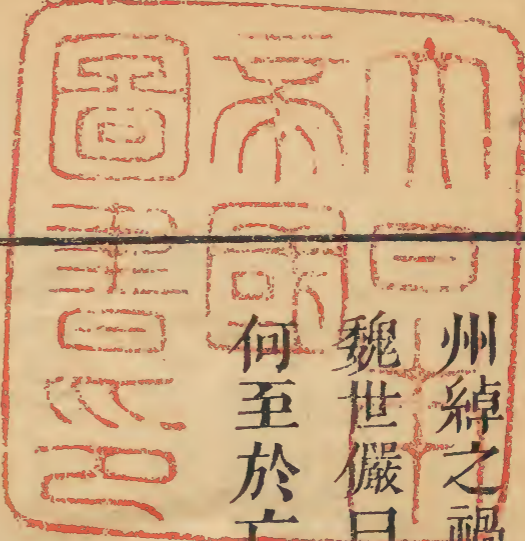
恕也。林謂廢長立少不順不恕用知夏書曰：念茲在

茲，順事恕施也。

魏禧曰武仲受田則為齊侯黨人他日必與於賈舉

州綽之禍怒其君以自免又開千古避禍之法

魏世儼曰武仲於齊可謂巧於避禍矣使居魯若此何至於亡故必操心危慮深然後其智為有用



左傳經世鈔卷十三終

